

張待軒先生遺集卷之八

世德節錄

自始祖諱用忠公至庭虞公凡十八世自庭虞公至仲凡六

世庭虞公而上聞見莫及不敢謬爲撰述庭虞公而下或曰

擊或側聞之長老間知一二雖事屬家庭無關君國然在家

言家素貧賤之事不必有所忌諱於是考覈節錄以告來者

庶令後之人知家世尊親樸樸自守不與儉薄同俗亦令後

之人知一瓦一椽一飯一蔬之所由來至於仲之愚鈍孜孜

兀兀讀書慕古數十年守廉恥二字杜門畏足不敢隨世波

靡世人多見少怪曰爲物以致子然孤立風雨滄加後之

人亦嘗念此勉自策勵庶幾迨來孝不墜其家聲云爾

庭虞公諱鳳觀海公第三子仲六世祖也戮力農桑質而少文

孝友惇睦早年不祿祖妣馮太君年十九歸我庭虞公三十歲

而寡止遺一孤卽仲五世祖東洲公也東洲公諱電時方五歲
 太君備嘗艱苦撫養成立側室虞氏益太君于歸之媵止奉巾
 櫛未嘗抱衾裯備小星之列感太君養孤守遂相隨以老推
 乾就濕所以鞠育東洲公者靡不曲至東洲公既長每遇一食
 必互讓不已始三分而啖之馮太君念虞同安苦節因命東洲
 公以庶母禮事之令耐塋兆域至仲子昂輩蓋七世矣歲時烝
 嘗惟謹未之或易也當太君初嬪之時簪笄被服稍為可觀有
 時日來嫁我族者縞衣綦巾一無他物矣曰太君不欲以貧富
 相耀易妯娌之心悉屏所携衣飾終身不御及庭虞公謝世家
 時日遠而於族之家有力者凡數年累積不勝議以居址相
 瓜身遺轉葬之別業十日啓行雞鳴東洲公就太君臥榻告假
 哀時至左右堅臥不起曰余三歲守女望女恢弘祖業乃反以
 家業信人言固負彼吾當拮据以酬何輕棄故土彼縱家於貴

一之如何東洲公長跪涕泣曰阿母言是兒愚不及也
 此也地在城東三里傳北元至正間十世祖思賢公避潮患
 於此也此名水雲窩者是也嘉靖癸丑歲縣侯高公尚志墓二
 里許其間曰雙節

東洲公諱電時方五歲而寡止遺一孤卽仲五世祖東洲公也
 太君備嘗艱苦撫養成立側室虞氏益太君于歸之媵止奉巾
 櫛未嘗抱衾裯備小星之列感太君養孤守遂相隨以老推
 乾就濕所以鞠育東洲公者靡不曲至東洲公既長每遇一食
 必互讓不已始三分而啖之馮太君念虞同安苦節因命東洲
 公以庶母禮事之令耐塋兆域至仲子昂輩蓋七世矣歲時烝
 嘗惟謹未之或易也當太君初嬪之時簪笄被服稍為可觀有
 時日來嫁我族者縞衣綦巾一無他物矣曰太君不欲以貧富
 相耀易妯娌之心悉屏所携衣飾終身不御及庭虞公謝世家
 時日遠而於族之家有力者凡數年累積不勝議以居址相
 瓜身遺轉葬之別業十日啓行雞鳴東洲公就太君臥榻告假
 哀時至左右堅臥不起曰余三歲守女望女恢弘祖業乃反以
 家業信人言固負彼吾當拮据以酬何輕棄故土彼縱家於貴
 一之如何東洲公長跪涕泣曰阿母言是兒愚不及也
 此也地在城東三里傳北元至正間十世祖思賢公避潮患
 於此也此名水雲窩者是也嘉靖癸丑歲縣侯高公尚志墓二
 里許其間曰雙節

實吉壤云萬曆十九年歲辛卯始克葬予之生蓋三年矣

曉山公三子長小橋公諱時敏次臨江公時政季小山公時文
 小橋公予大父也重厚木訥未嘗見喜愠之色所居去城三里
 餘生平入城市不過三四度耳築室遷居頗湫隘公即謂此雕
 峻之漸登屋毀瓦者再此居即仲所墮胎處也自庭虞公而下
 三世塋兆在遷居屋之西偏約百餘武飯後曳杖逍遙於松楸
 之下倦則坐臥塚旁扞暮乃返蓋二十餘年如一日也嘗言吾
 生於此度幾生死不離膝下春秋蒸嘗之
 子若孫涕流交下語竟袖糕菓而
 出
 子無太營逐知止不辱知
 死不始伸時年十七侍左右蓋親聞其語云
 大父小橋公五子仲艾養元府君其元嗣也萬曆十八年大

祝兼世五子各以釜既爨大父以官逋私負既薄田數十畝授
 府君令歸住故廬即所謂水雲窩也府君同母夫人哭拜大父
 及大母靈几抱子而出時元宵夜月色如畫父子夫婦形影相
 依蹣跚阡陌間手持燃薪入屋悄然如墮空谷味爽時食斷竹
 為箸益益之菜不能辨也家故濱海鹽鏹為業汎舟往來吳
 越無山無海經蛟龍之窟瀕危者數四府君嘗言子以臘月從
 諸山渡海既足飽制寒風慘烈衣皆水成冰水堅鋒利深入膚
 理血氣凝滯不流又暮夜奔馳不識痛癢抵家以湯溫
 身血濡縷痛乃不可忍傷故貧也仲猶記五六歲時母夫人汲
 水注釜攜食升台以供朝夕爾時勉強延師傅矣仲自課誦
 回牽衣索食咨言殺來無血剛來無肉教我將何物與女每憶
 斯語心痛骨折府君布衣酷藥科名見博士家無問學力深淺
 請題立試一言賞識懼怖舞蹈不則怒罵僕貞備極痛苦試畢

留宴擊鮮飲醇酣笑極樂井竈之間飯蔬飲水泊如也或以親族婚喪燕飲之事追隨同往府君於路間因事命題作文曰子歸脫稿與我每見余強項不甘人屈扼嘗示戒曰讀書先須變化氣質又曰讀書不辨其義與食木屑等又曰人豈苦無衣食耶水趨流下火爭炎上欲發憤有為以光前裕後耳府君生長農桑而其殷殷教仲者如此仲年十八補弟子員二十二食隸五試浙闈天啓辛酉始得舉于鄉府君之歿已三年矣前此戊午會試府君尚在率仲候榜西湖榜發仲復落第父子相對苦淚淋漓及歸府君又不得一見痛哉辛酉以後七上公車竟成廢業遂廢居年五十二矣念五十少進士三十老明經仲承府君之志少壯精力盡費制科業中南宮一第殊不欲輒自退讓然謝勝春官忽踰壯艾筋力易衰且母夫人年過嚚嚚矣冀得祿養商之友人大來左君懋泰左君時在樞部

流於公之謂公性急有胸中氣操行方峻不容人所侮推按使所指使吐茹移於下則公不屑然亦不能安其職厚文以待後舉而同年友徐君泰微來南歸櫻也從更甚方益自降節來仕進不經兩榜如跌不得自表見榮貴間尤甚而同榜候選公車者久客長安若就廣文更需時月牽率就吏部試例當得令未及選以母夫人臥疾奔走南歸閱三年壬午母夫人竟以天年終矣益自痛恨一官無所重輕然府君屬望之志母夫人撫育之恩度幾綸語以光存沒祿俸以佐甘旨乃借計吏公車二十餘年不自揣量早就選人以申子職而今竟已矣子欲養而親不逮痛哉遭時不偶四方多故又犯昔人誰謂才出與物多忤之恨仕進本非所急壬午以後更益澹退旋又遇會改革杜門家居故人秉政不量其老病間以姓名詢之臺司新格採詢者舊誤膺微辟多方馬辭已侯泰謂人嘉

此斯養老幼數十輩絕無所藉屬奔走恐後如心膂手足母夫人不知何以得人乃爾親操井臼六十餘年夙興夜寐未之或易生平頗信佛理而不佞佛是不沾梵刹之塵易簣時連歲饑饉侍兒以新禾數莖奉母夫人為樂母夫人諦觀良久歎曰若得歲豐勝吾延壽數載謂觀音各號數十聲而逝治家五十餘年孑然一身無尺帛斗粟之私予時玷賢書幾二十年惟以不得成進士為恨云

韓昌黎口莫為之後雖美弗傳子家世明農代有隱德雖非向節異行其於孝友勤儉亦可為躬行不愧者矣每欲詮次其事沈淪之後自念夙疾因循至今今年長男年未五十滯先朝露年七十而刻為期若復緘默既不能開發幽潛又使後人忘其所自不知準的是子之罪也悲痛之餘含淚書此絕無文采後人讀吾書想見先人咳貌顧影識表磴磴斷

斷不失為鄉黨白好之士斯則稱述之微旨矣時歲在戊戌暮冬次仲記

西陵陸圻填辭

附錄

小山公高類廣頌曰光如炬髮似戟張音吐洪亮一飯米數升一二日不食亦不憊也魚長數寸皆啖之不甚吐骨望之錯愕可異然天性淳淳事父母終身有嬰孺之色曉山公壽期頤公居起世勤樸沐其澤今日田園力作何事傾儲若不用直幾何以此引諸書世罕有以爲常記予五六歲時曉山公喪畢城數凡進公時受所傳其行且泣悲號之聲感動路人如此者凡數日予大受悲牧湖上與越人爭草蕩力作者鹵莽齟齬誤斃一人公念事大古兒臨能對海挺身出爲越人所獲與死者共縶一銀鐺凡三日夜神色不變以計脫歸備控當事卒免

於難寧邑舊有黃生絹解役繁苦破家臨江公承役赴京以絹不中式幽於圜土除夕臨江公元配許母失聲而慟謂汝曹老幼團聚吾夫獨以公事拘繫牢獄公聞之曰嫂無慟是誠在我即以前月三日治裝入京營幹昭雪挾臨江公以歸公自恨布衣不得志延師教子弟折節隆禮朝暮課督長子施德補邑諸生次子鴻羽天啓辛酉與仲同舉於鄉恨公不得見也不數年又復妖折傷哉公葬仁和縣之黃鶴山誤信術者言啓曆丙舍棟宇摧頽不蔽風雨凡二十餘年矣去仲先人丘隴幾一里餘仲掃墓別以麻蹄靈酒奠於柩前不知何日歸上徘徊久之嗟乎公於父母兄弟孝友篤志可為不愧吾人矣天之報施若此倘何言哉越七年即此地
 府君值直負氣不能受挫抑本邑南門外鹽倉故吾家世業典守者官各店戶萬曆壬子鹽課不足當事者比責店戶家僮一

各是私情用代有之野中...
 力者...
 實...
 鹽使司...
 各商...
 解道...
 則子哭...
 何見

公親簽解批事急直前跪訴父病願以身請諸商蟻聚謂張某無端為難渠實皮首乃高坐不出令兒子塘塞且張生既不忍其父何不苦諫於始予謂事起倉卒迅雷何暇掩耳商意必欲斃父於杖大誤生是讀書男子父死焉肯默默今日父子性命與商勢若連環獸窮則攫商人請自付度商謂從來首犯無書生代解之理予謂淳于大辟緹縈一女子尚可代父罪不至死何獨書生不可代公徐云汝往道臺懇之予謂今日咫尺之地不蒙原宥道臺廉虛堂高何從哀控彼此辯折正紛紜聞公翼然起立予恐公退叩門無路兩手牽裾頭搶地坎坎有聲呼天大慟救人一命當造七級浮圖今日父命全在明府左右流涕公心動即提筆批某病予生員某代諸商靡然而退明日解道商因服從事府君高臥不問不勝切齒時公詣道候命門虛商絮絮公召予入問此事本末委足如何予謂店戶

衣食於商世為寶主豈好為誣問止因醫界聞前此貴府父至場稽核爾時鹽之公私止據場據官場亦謂私鹽之警家某某誰又何商籍制以故勢皆盛原不可據城或謂若此鹽公私不可知矣旁一商云鹽場官鹽何必置問去爾嘗謂私鹽六耳不同謀汝紹興所商人何因知是官鹽帶回覆審長久口能信否余汝事身家益前此上下賄賂不庭誰不數對止據情詞曲說至此公始有疑於商公曰商自許林立各以老卒相殿于大澤可免公亦怒立一商而復信予侍左右於是各商氣亦五公謂商曰某等訪張生父實病難堪前商思一藥可愈予即於公前稱拜謝謂生我者文身或或者鮑子肉首也予父即大恩人當移身回報商見予拜謝許印首則延罪一耳公允其請換贖以進時按察司水利道楊公名一亦同人也新莅任風采卓然以鹽係邊需

動意圖官遊入關以炷香拜二公墓而今已矣齋志拜二公於
 九原而已時有暨陽周新之者予筆硯友也以人義相勉謂此
 事關生平大節當死生以之予之不避虎口力懇二公者新之
 激發之力也父而可忘則三君子可忘父不可忘則何以報此
 三君子哉越丙辰乃復有家僮之變家僮某者以沙證物故予
 親見府君製湯藥療治三日而死乃有一無賴與僮謬呼兄弟
 妄有毀求府君罪與許訟縣庭縣侯吳公各煥蘇之吳江人予
 長聽鳴冤公謂此犯及猶非核實不可定罪相者再檢者一作
 夫舉歷報傷殊非公意始不解予亦不自解也蓋家僮病時
 反則如或自求而也或自地而康肌骨之間種種受楚傷固
 有所由來公乃據律以重具處理成案無賴斃遂復按
 察司余念此事新若察原非勢據上游不能彈離捧脚鳴冤撫
 院求批全循道周公公名延光舊為督學擢子冠軍意謂肯卯

予也凡事屬刑各必律法官乃定予揣公當發杭州理刑理
 刑為王公上犯難悍威武儼若雷電雖有昭雪身家破碎且別
 起爐灶必用罪與公仍歸本職可幸無事則公味節金華海署
 何為予謂正不欲批理刑故備置案公問何故予對家僮物故
 原非大獄本縣爰書亦非故入信與公新任某係部民一旦改
 批疑某妄圖平反必立城府獄訟事小身各事大故求原批本
 將公請諸本決時金華知府與推旁侍同聲從史張生之言
 從長可急公遂以赫顯遂行縣吳公以原案覆院而事寢當
 日府君以布衣封重山四庭鞠吳公未嘗分毫聲色且霽顏溫
 語勉予進階予感之公解組後時造廬問起居後患末疾予往
 省視期期不能語握手流涕意謂不復再見公嘗語人曰予宦
 游海寧知恩報恩者元喏一人報則予不能也知之而已爭訟

細事爾時既身家所係予又少未經事倥傯迫遽中一無所恃
 唯以至情至誠感動當事不惜縷縷為載之末簡者既以志諸
 公生成二天之戴亦以見予幼起貧賤長涉患難壯始七一科
 名又終不得行其志以老不能不深志恨於末歲而重有望於
 後人也悲夫

南門鹽倉大父獨授府君為墓祖父母父母之貲已書簿有成
 議矣雁行中行二名某者備強不服日與大父為難竟如其意
 分授別以一紙書其本末付府君中有逆賊某行逆事之語而
 復塗抹數字且云可憐長男兩世奉貲從何措辦其遺筆迄今
 猶在後府君遵遺命經營窻窻實不措此也所為名某者其人
 後必帶印曰府君以至吾兒三世供其刀俎改革之際幾了予
 身命賴當事照察得免於難其從來各孽之故竟不可曉蓋釋
 曰所謂宿冤云鹽倉府授他姓復歸府君不意數十年後以區

此其... 迹不至其地但以先人世業不... 也

西男女... 性孝友... 人... 也

更... 也... 乃知其語

又... 詩人

... 阿源

... 家

... 坐

漏舟飄泊大海予未敢以苦節望吳氏也吳氏撫遺孤零丁孤
 苦之死靡他者凡十四年今且納婦矣吳氏可以慰吾兒吾婦
 於地下予亦差可自慰不意今戊戌夏復有昂兒之變昂者予
 家嗣也寬厚柔懦知其不能樹立然不意促於筭若此又無後
 遺言欲訥孫承嗣予重違其意以訥執子禮攝治喪事他日三
 男昂倘有二子當為立繼訥仍繼爾可也自庭虞公至昂嫡冢
 相承並無繼者側室所出凡已七世一旦中絕何辜於天而若
 此哉予幼而貧賤長而患難老而之備極生人之苦所可自
 解者骨肉歡聚家聲不至而墜耳改革之初兩男夭折予固知
 壽考之落無餘骨之日矣乃今七十老人復有此痛存秋蒸嘗
 謂窮而係予時何以爲之故編纂附錄之餘重復綴此數則倘
 後有讀書識字之人相穿在念首尾循覽或者惻然動懷知予
 之痛也戊戌長至日記後改各詞

家約

兩大人析筋之日無益益之藥無才像尺上之資掛桑勤苦數
 十年以至有今日然我止一人伶仃孤弱白首窮經一舉孝
 廉為吏部選人未就官而抱病憂之疾自甘廢棄

兩大人承甲之志祇以望之後人而已乙丙遭亂選播次男屢
 婦祝頌命道幸有一子名訥繼之年為長續娶婦吳未
 彌月而致有疾難展奔喪情以折吳茹荼啣藥人所
 難堪雖孫昂幼有成立下世九泉終奉寡母乃長男昂亡
 之日彌留反側執訥手而命之曰余子早歿爾當嗣我訥泣
 應命而亦念昂為長子大宗不可絕遂令訥執喪三年而訥
 日用之需訥以婚姻之費皆訥自給未嘗取之長婦家也日
 夕望昂舉子以繁子姓乃昂婦額又多病娶吳一人亦久不
 生自適訥既生兩子貞觀正觀第子水觀生昂絕憐愛之

我特命景撫焉今年夏景病危篤遂上告

家廟下及宗黨親友援昔賢白氏之例以姪孫為嗣至秋而景竟逝因念四五十年間艱難危險發難多出近屬同祖以下有欲置我死地者笑笑患難中無一人慰藉適問久已視同路人矣嘗考之禮有別子為祖為百世不遷之宗蓋謂始封與始有爵位及始遷者耳張湛虛先生曰起於是邦而始爵者皆自為祖其嫡繼之即為大宗我家門戶嗣自我

兩大人教養備至使我得玷賢書徙居城邑則我之家事產業無論服外宗支不得而與即旁近支屬亦不得而與總以我大人本支而下相承勿替而已今嗣孫既承大宗於本生父母自安降服而人生父母之孝弟皆節必不可忘景因兩兄既逝我又遠跡郊則凡內外之事以獨身支之嗷嗷風雨不恤勞瘁以致中歲摧折是景于嗣再種恩撫以父亦當沒世不

忘則嗣存今日以一身承三父之緒其責焉辭凡百所遺統厚諸嗣後世子孫視為一體不得稍分彼此以無負我

兩大人御立門庭之意庶幾

兩大人可含笑于地下矣弟於白端觸緒紛咽聊復書此惟冀後人曲體之推其所未盡之志云爾癸丑歲八十五老人元

晴書

夫為人後者至降其本生父母之服此不得已事也是非大義至親不可大義必卒而父之命實憫此宗之不可絕而我有所不容爾子親必可以為我父之人如兄弟之子猶子猶子之子猶孫而彼當之而不媿必無有雜鵠行巢與欲別也人父者此郝仲與所謂劫奪之別名也待軒先生與族學傳始遷而遠宗法所謂別子為祖也別子無後繼別者始得取繼旁支乃先生自有子若孫曾孫此何與

他人事必欲排闥而入室乎此先生當日所以痛心疾首於茲也丁巳戊午間余讀書無逸家時先生已逝世無逸諸子皆幼發難者蝟毛而起余目擊爲不平今者重過一經堂恒望協中慎修俱蜚譽膠庠而無逸諸孫且瓊瑜蘭茁繞膝濟濟久知宵小輩匿避無所前事可以不論然此種議論不可不存于天地間因無逸授梓先生世德錄并及家約偶爲識此壬申中秋姚江後學黃百家記

小紀

予五六歲時好聞忠孝遺事從父行夏夜納涼冬據爐撥火牽衣咨詢從父故作色態以拳腰掖背相要一一如意旨乃譚說

事自喻適志已就家塾大人階略讀書起農家無賢友蹉

跲者八九年始發憤爲博士家語魯次夜讀德則跼踖短仇少

繼欠申而起然體癯瘠不勝衣大人從軍聞兒燈影或聞伊唔

餘嘗憫憫禁止備弟子員耽耽思學津津王文成王龍溪李卓

吾諸集浸淫於楞嚴維摩四經上卷益禪遊慈嶺之西矣大人

過慮謂吾止一子將無逃於方之外耶勉理故業義味嚼然頭

目岑岑作楚一日從友人散亂文字中見陸陽周新之制義心

開目明知雲霧中忽見星月晴新之讀書山陰卽訪諸山陰經

月不遇發祭忠堂謁文成忠烈祠徘徊蘭亭禹穴而返塗中訪

胡玉昌玉昌餘姓人以文章擅名老不得志託跡市廛署其門

行車遺集 卷之六

曰經生問奇字太史采逸詩其標置若此命予讀王弼州李滄
 溟書摘其肯綮口析手指大古謂文章不陵駕不高不揮霍不
 大不簸弄不奇不跌宕不快心不淋漓不奪目不莽蒼則色不
 古不沉鬱則味不厚今老矣不能自立門庭竟負此語歲暮自
 錢塘泝江而上訪新之於五洩山中各出其技往復參伍相視
 而笑飲酒盡三日夜而別五洩去諸暨數十里兩山夾溪造雲
 壁立懸流百餘丈倒激崖竅中鏗鉦鐘鎔音響錯綜飛瀑濺沫
 白光閃閃不寒而栗其水有五級故曰五洩舊志有十六峰二
 十五巖歲暮不能徧陟宋濂溪先生有五洩山水志塗中吟誦
 臥遊而已歸舟抵富春江即蔡始皇從陜中渡處也桐江之水
 洶湧東注海潮復從東來衝關激射波濤際天聲殷若雷予時
 年少粗心大呼嗚夷子胥船航箭疾奇側出沒而渡明年新之
 來海上剪燭夜話謂子來何以教我新之引滿微笑云八股小

抄實為聖賢為照不單精理窟而求工句字是禮記卷河也此
 道惟吳因之獨由手眼提刀直入制義以來一人而已於是悉
 屏古人詞及西來諸書幾因得註疏大全生理既因知各公義
 疏凡數千種章分句析剖製每書盡備以類相從次第
 諸經部署成帙循覽節錄參以時世引經切要務合立言之旨
 則時道我已去新機不來如草木糾落龍蛇蟄伏之際求一快
 而不可得則幸者年人武林施爾玉傳餐食我事道院
 同時東選時執又復棄置一以歸震川為師冬夜時時酒自課
 以倦廢紙成軸一人執壺一人燃紙薰炙酒熱歡呼醉飲手足
 淋漓就衾俯足酣臥若畏其踰踏終夜不得寤矣是夜露
 生露易火氣逼人薄燠連三日許不覺其被燠也夫昔集也
 凡半月許兩人至湖上登樓沽飲醉後立小艇遊湖高竹背
 命用子努力鼓柁船頭浪湧拍拍有聲兩腋肅然風起無異登

讀者皆其手自抱持者也。以父而讀子之遺書，豈不痛哉！餘杭沈子起過訪子起，以春秋各家為說春秋大意，悉掃胡氏穿鑿之見，仿通鑑紀事以左傳一書分國編事，分事編年，其間興衰之故，自微而著，從原達委，臚然可考，復其讀三百五篇，互有論著，凡三脫稿，勒成一書，竊意詩言志，決非無為，而作朱氏所謂淫風者，確然知其誤謬。雖小序亦未敢深信也。子起別後，讀晉書，刪纂成帙，事竣，讀易數年，四聖之書，一以孔師為準的，十翼所不載者，不敢據入，蓋易乃寡過之書，易簡之學，孔師韋斷，摘折寧有不闕之秘，留俟後人，渾象譚變，支離傳會，非五十學易之宗旨也。彙集群言，附以臆見，將一千紙，年力未衰，尚可折衷，使有定論，而今無及矣。編前事以全體精神，消沒舉業，技成無用，徒增悲嘆。記云：時過後學，則勤苦難成。今年七十，雖欲勤成一家，已非其實，亦非其時。意將閉諸後人，而後人未知有若

志者，吾長進之際，投界炎火，使神理仍還太虛，特達之士，食其精氣，庶衍斯文於不墜。戊戌四月朔日，山大肆筆，直書以識。

于野紀錄

余頗以朋友為樂而性情寡合不能徧游天下求奇節偉行之士七上公車未嘗一詣貴人之門所還往者不過儕類中人而已今年已垂盡猶想舊游亡者過半其間交遊本末有一二可紀述者或傾蓋一言足參神契耿耿難忘亦載筆如左

經師

姓食餼仁和縣學學憲蘇紫溪

所拔上也作於寧邑余童子時奉府君命從事壇坫一揖之外絕不交語閱文嘆賞為吾輩中人次年延至家塾以師禮事開講乾

卦至潛龍勿用謂此爻向來止說隱者之事不知易道虛因父

子兄弟之間俱有潛見道理不特出處而已余時聞之如冷水澆背陡然應心文字悟門登從此啓公竟以諸生終無子余未

有以報也

待補遺集

卷之八

七

學師

李公名培字培之禾郡名流也能詩工真草為吾邑博士師余
時初游學宮執經問字因與其子廷鑾讀書齋中資其薪水者
二年公好談說朝暮稱述前輩遺事余拱默聽受生平立身於
此少有所得至制舉義實未有領會處也府君病徒步四五里
坐臥榻相慰勞尋遷縣令而去以天年終於家余未及一展其
墓至今恨之公有詩集數十卷

宗師

余五赴浙闈浮沉學宮者十五年郡邑有司俱以眾人遇我宗
師則有知我者有若知我若不知我者其知我者陳公名大綬
遊赤石滄梁人東林之翹楚也風采嚴厲莫敢干以私諸生重
足面目不寒而榮自余有知以來持文衡者未見其兩歲試擢
余高等復採輿論以孝行聞於兩臺被破格之賞時予年幼不

能言其母一念及之愧欲死王公名說號慕之福建人年
二十餘賣酒為業路過陽曲見其山齋焚香讀書首飾公鄉
遂進士以杭州守陞學憲為人坦易無偽激之行而亦不啓侍
賓籍上公者周公名延光號斗湖廣人無文章之名而有知
人之際破其識賞無不迫顯此山公者但拔余倫類食餼於二
十人中者也至天啓辛酉則為其公矣公各承晴號亭九福建
人其子名奕榮字子成號那因舉於鄉時相晉接觀其風
其子名自負一日謂予子拜武曠原評得逸之神題為論
其子名更那落落穆穆四守此四守非徒肖其文而且肖
其神此四子意為一生行狀矣因同譚笑予曰吾師非徒
其子名其有經濟之用不覺促膝曰何處見得予述其居官
其子名其笑曰何意書生留心世故若此轉副使視兵海上
其子名其相訪一見謂昨昨語同生公言有得意門人公識其

人否同生信口舉子名姓吾意此老先輩中坦夷君子子年少
 鋒鏘太露犯其所忌不意同生知子若此足徵此老長者無有
 猜嫉之心鄉黨得此人亦一幸也已問余家計若何余曰賴先
 人薄產養貧則不足養廉則有餘公曰此吾輩之幸也吾輩有
 飯吃足矣曠言高論以功名相期許雖燕居無惰容無褻語是
 有意人世者尋轉江西臬憲余送之江滸以王文成公集為贈
 曰江右是文成建功之地願公時讀此書余之期公者如此不
 意數年之後督兵秦中禦賊如逐狐兔不施方略已轉簡遼遂
 如秦華失足此國家之不幸而亦公之不幸也但有嘆息

同生各令典以進士歷官至淮安守淮安天下利藪公拜官
 五月間朝廷遣稅墻且至守不得地禮託疾而歸為人曠達
 不為孤介絕俗之行而亦不染世味嗜酒善奕草余初玷賢
 書謁公於師簡堂公即舉二人為戚如里中某者憑藉家世

武斷漁獵雞犬騷然則世之後徒為強奴花柳之資又某本
 鄉村愚士一切鄉薦下築寧邑宅舍連雲不知此從何來吾
 浙閩同門某者既有意命百又家華自存負人三千金而卒
 三千之逋今成子虛矣究竟是心中難快之事此皆吾輩之
 殷鑒也子為學廉將來無已善自愛乎子至今而述其語今
 之元廷能如此規後進不可得矣

房師

吳公名尚默字以時號玄圃寧國涇縣人年五十成進士為義
 烏令質樸簡易與民休戚最為惻隱吳聖人公老於公車好觀舉
 子業自謂此中有味歲辛酉以坊經分考闈中摸索最苦大為
 興感後致齊先生所梓重鹿鳴宴後謁於旅舍天大雨公青袍
 角帶濕上官歸余拜公亦拜不設一單袍前泥濘公怡如也侍
 坐穆然不動聲色已一再貽便詩詩謂成謂今人入仕方思做

好官不知官是人做居鄉先做壞了人如何做得好官余為孝廉二十年惟以傳經為業作令五載俸金悉遺兒輩約可得五百金窮秀才有此亦足糊口寧復求多於我耶觀子舉止非碌碌者切莫認名場作利藪自失生平至今佩服其語蓋數十年如一日也入覲陞臺中余謁於旅舍一室蕭然更無長物筐篚之間不設扇鑰真恬淡無為士也時魏瑞大熾公巡視南城南城乃魏瑞建祠之地與隸請公簽示公曰前官必有示不必再簽隸棟之日與隸請公司香公五鼓然燈獨坐與隸促不已公發然自扇其門當是時公益生死任之矣幸卒免於難已巡四川值督氏之亂亂定撫臣革士司四十餘公盡奏復之川得晏然後轉湖廣承天道爰於官

座師

錢公名謙益字受之號牧齋吳淞常熟人風流儒雅傾動天下

文宗李西涯菲薄王李而李尤為厭鄙天啓辛酉典浙西所取皆宿名之士拭目相見者獨余與曹允大乙丑初場事竣歸歸順先令蒼頭送覽十六日往候遇公於門公握手笑謂必此物矣余不解何意公仰天指謂必此物矣余且信且疑竟不能得而允大以戊辰得之公以書相慰謂不為曹允大則寧不得耳嗚乎誰知此語竟成諛也七上公車不得一第公亦數被後上不得作相國後師坐不仕各自善頤之壽

知已

生平無他長獨於制舉執沉論最久自謂有獲知我者永仲韓公其一也其詳已載讀書紀此外或以文章為臭味或見余迂拙孤特相賞於牝雛之外更有二三足述者其一為胡玉呂

已見讀 玉呂訪余於海上信宿忽謂余曰吾觀子居此地良苦
余曰何也玉呂云往余訪王弁州於太倉方孟旋於衢州其朋
類風氣慕古好賢翩翩有致子邑第習殊帶市井誰知子者此
語去今五十年矣醇漓朴散亂後彌甚余杜門自絕於世此中
有難言者里巷之人見余違俗自好檢余過而不得遂以驕傲
相非詆玉呂之言若合符券其一為左大來懋秦山東萊陽人
天啓甲子相遇於山東道上遂同事筆墨已而大來貢於禮部
歷官至兵曹崇禎庚辰余尚因公車意欲以一官了局以學博
知推二途商諸人來大來沉吟良久謂公氣象不耐繁劇且非
善事上官者知推非公託足之所學博清閑盤桓廊廡之間以
文章行設引掖後進是公本色尚可待試禮部縱不得志他日
一轉而國學專轉而部曹緩轡康衢形神條暢此事吾當以身
任之既有成言矣試期延緩留滯長安瑣瑣一官非吾所好鬱

後復... 約勉就部試... 庚辰... 余沈... 會飲... 起諸客相隨雨散... 後... 起免... 對... 齋... 以余姓名... 今日初... 也余頓... 對不屈鼎革... 人

北上遇於道旅譚言微中互為解頤因縱論時事及島帥毛文龍去留余謂留此一着亦足牽制遼瀋幾亭大是余言幾亭勤敏留心人物遇人輒問有何人其人才具若何可辦何事居何職有得輒書於冊子因問子既從事夾帶當何以處我幾亭良久曰督撫未敢相許守巡不足了子當置子臺諫余曰何也幾亭曰子不沽名嘵嘵作敢言之事故當居此後三年幾亭官中翰復會於都門飲余羔酒余謂數年前會經論及子猶記此語乎幾亭曰想當處子臺諫余謂子言誠不妄也我猶然故我耳贈余文集一十卷別其為萬茂先時在兩人以諸生故得臥府廣慶郡太守家也其時父存健無以不得志為恨故定後外自余亦嘗為一官者一人為徐思曠各方曾不博鄉薦為張元吉所困以是軍相期今落魄如昨吾復何恨奄忽而逝余與茂先從末謀而重歿而為余感慨此亦有不

大是內筭計偕至京左大來招飲知介生在座托故不往余非有恨於介生蓋厭其釣名射利行之太劑也官京師流寇至同官皆往謁介生不能自持為人所拮據卒蒙大戮然介生之知余文亦不可沒也故附於簡末

德友

施爾玉體元杭隄諸生也余年十九至郡城讀書姚先生展驥之門時爾玉年十五晨起各執經聽講一掛外絕不交語如此者三月後復同几席資我薪水者二年已見讀書紀余性不諧俗舉動任意明輩中以余論文題直噴有繁言爾玉不為動也爾玉康史之後耽學上文詞不得博一第而謹身節用不墜其家聲余以先交連遭五埃歷盡艱辛而爾玉尊公亦以魏瑄家

兒誣陷入獄爾玉百計出之并傾盡內子奩資治黨惡以復仇
 彼時兩不相聞事後言及為之泣下其尊人素有反目之事必
 且聽引罪涕泣勸慰待二人釋然而後起余玷賢書後爾玉遊
 學四方若離若合者數十年歲戊戌余年七十屏跡吳山爾玉
 聞余至冒雨扶杖著屐相候自此或經旬或再旬旬慰藉者
 凡四閱月此寧有所為哉交遊五十年進無愧色退無後言亦
 可為耐久朋友矣

余於制舉義自謂有所窺見皆暨陽周新之希昌口傳而耳受
 者也巴兒讀書紀不再述

張言冲大烈山陰人也登天啓丁卯順天榜其子毓睿負笈相
 隨因與言冲論交性狷介與俗抵牾一日訪余拈提問誰同道
 旅余云某某即起趨避如負塗炭居京師旅次相望常招余坐
 水亭譚笑彌日戒余曰子有時名登第後切勿為人作序若輩

立身不可知必至相累為江西瑞州司理時流寇充斥奉命加
 築城垣言冲伐木為薪負土殷賑必躬必親城加數尺不費民
 間一錢莅任三年署府篆者經歲謝絕請謁不與搢紳通杯酒
 竟以此罷官不復出歸時行李蕭然僅足糊口子毓睿嗜書五
 經二十一史凡一再讀手自編纂惟惟魯不曉世務言冲歿後
 園城失其故廬家益零替不能供朝夕又無子廉吏可為不可
 為嗟哉其言也

沈子起繼震杭部諸生徙居餘杭父業賈嗜書不親衡算子起
 館歸輒問近得如何子起近飲歸必就榻起居父問今日何客
 聞一善言否有則則喜不則默然不樂嘗云吾願子讀書
 識聖賢道理足矣子起落穆醇謹自書以外不知何物美好父
 歿後生計益拙而嗜書不倦學庸論語詩書春秋左傳箋注手
 錄凡二千餘紙亂後著中興錄臣鑒錄亦數百紙天雨上漏下

濕跌坐臥榻憑一几手書不輟少以春秋名世大家子弟多師
 之得科第吾邑世族延之家塾余居密邇時相講究遭國變故
 退老於鄉一再過訪授餐讀書者一年同病孤苦互相憐惜為
 說春秋綱領一掃支離穿鑿之習又相與讀三百篇子起分目
 比類因時序次名曰類咏頗有發明亦經學之一斑也嘗言父
 買一婢將十許年婢父母持金贖身涕泣交下細問其故因女
 許字於人夫家議娶賣妻贖女不覺悲哀即還其女并辭其金
 他如此類不可一二數乃子起竟寒餓以卒予往弔子起內子
 力疾歛衽以謝且言彌留之際唯言恨不一見元帖不經月子
 起內子亦卒無子子與舊友張卿子經營後事耐堊沈氏先榮
 嗟予作善降祥天道竟安在哉子起所著書強半在子篋中惜
 無有讀之者

辛酉同籍以文章科第慕者開化徐吉旋泰徵風格道上恥與

俗伍余屢因顯欲從事一官言旋憤然謂一入任官
 榜首即復見在輩吾能低眉受之耶吾不意子而此言
 子將何如曰吾老死場屋耳付身文字 卷至今猶藏篋簡亂
 後家居講學以大人性命之責奇余商確余報之以詩今存
 亦不可知矣 烈帝殉難即削髮披緇者國議提學御史徐維
 翰之垣鄆縣人余未嘗識面或與南齊西州古剎蕭然苦行
 僧也時有二意氣之友論及輿中咄咄道人緝粉穆然不露
 聲色知其意深遠矣月下臨下榻道以筆畫地我別後不知所
 終佐魯王起義江東者兵垣熊夢澤汝霖皆姚人哉千戌會於
 都門譚說時事慷慨感憤幾形於色自此彼我各有意乎其入
 浙城破夢澤統兵至寧越以申權相多金自知其不足任此口
 寧負公不敢負社稷固辭避汝霖亦弗罪也亦自書傳余至
 江東避難以道使而止汝霖忠誠任事用其其所長卒死於

難聞變杜門髮膚無恙者沈子禧散毅德清人登籍後即相交
 好其人弱質和衷藹然近人非矯激好名者以進士歷官工部
 郎亂後獨居一室家人罕窺其面手錄國史數千紙余一再過
 訪澹然穆然真有道士也亂後自名謏此四君子者或死或生
 孤行一意余浮沉里巷不夷不惠徒為世所厭惡慚愧多矣本
 邑同籍者其二為許元忠令瑜黃門雲村先生之曾孫也名家
 子意氣自負不為苟且之行年五十餘成進士授仙游令避亂
 解組築五噫亭於紫雲山讀書自娛不入城市以天年終其一
 為陳魯直之仲太常隅陽先生之孫也官方面家居與子衡宇
 相望旬日間必一再過余余性疎簡經年或一造其廬尊章不
 為意也世人謂余不奔走高門曉曉以傲情相詆而魯直慙慙
 如昨始知余心者矣不可以不識

予嘗聞史漢東西諸魏各賢輩出指不勝屈吾寧三百年來

寥寥不多見猶藏書與名山藏載許少府相卿輩雖在漢及
 衛士且國器人可亦非知日月之經天者也蓋寧邑浙海
 潮汝往來人心所趨地接吳淞深澤所無帝簡獄降之靈
 甯甯餘餘後賢無所取以之而俗惟此不自振拔亦有以
 也生長此地不能舍斯人而求其氣類亦不自束中載送之
 監天機之否相觀而笑竊嘗之固亦自足紀至於改革時狗
 難行諸賢或能通其氣類亦經謀向不敢自附黨人故不
 載

陸真如裝衣與余相類之戚余之友真如則非以姻誼故也
 其人雖無其命而裝衣之人也婚喪守禮不設鼓吹不為佛
 事世能相傾其議與如行之不為劫賊侵掠原周貧頓以舉火
 者不務效至其自奉最為廉潔一命也二十餘年矣一日余笑
 謂尚仍初服耶真如既視其他曰然也則愛耳手錄書千餘紙

不以示人私居譁笑未嘗一語言人之過誇已之長蓋天性也
 遭亂鬱鬱齋志而歿二子長嘉淑以父歿於難棄舉子業不應
 有司試工詩文善書畫翩翩風流才子也性疏脫家計日落亦
 不為意今年四十矣見子洗通家禮甚恭其如歿後十年之間
 三焚其巢天之報施若此殆不可曉所幸嘉淑之子枚年十二
 資性敏妙五經一史幾於讀遍天道詠奇行不可知者難以情
 量計度也

宋東流胡瑛訥訥不能出一語素心靜氣相對穆然狂躁者亦
 自得其相崇禎與辰成進士為旌德令不察察求各舉臥治而
 已以好報歸國不復出筭詩易二經不曉奇不狗俗會心而
 止鄉黨往來時相辨析精天文善句股三昧而絕不向人一語
 人亦莫有知者嘗俗尚碑成習有似蝴蝶者學流者所謂澄之
 不濁滂之不濁者也

一不遷恬澹無欲篤實君子也余造其廬一談頃頃後
 改一几冠而背國史惟余往還亦無不備知矣
 亦不為意也史權成受知總憲并說山陰山陽諸高齋
 高齋時南都建國齋齋入相碎與史館為木
 館者前輩忘分博訪今詞林載筆尚論
 足其間徒爾碌碌謝弗就高張去國南都守
 所著詩強半焚掠念半世精神在史惟一書不忍中廢復檢逸
 編編訪藏書家編纂成帙几三脫稿矣歲丙戌當以明經入貢
 稟而遊燕徒步百里哭拜思陵守陵中貴為之感動燕回復游
 竹園友人司理衙舍曉起坐中庭再訂史館中風以字幾回
 正往弔作輓歌一章二子出見涕泣謂故大某次
 與余曰恐尊公食不下咽也事遂寢所著史館中風以字幾回
 北游錄西游錄東林雜俎東林外索海昌外
 卷藏於

家

門郊陳叟者賣漿為業粗給俯仰以官迪海患傾覆其家遂棄
 故廬携其婦築室於其先人墓旁朝夕灑掃松楸鬱墓道濯
 濯如洗視彼富貴豪華家華表歸然翁仲森立而荆棘塞路狐
 兔縱橫賢子孫一再至有如過客者竟何如也爾矣李百餘樹
 實以糊口花開時看花者相望於路陳叟弗厭也子病廢無事
 時時盤礴其廬因而留宿或經月不返與陳叟相對飲食陳叟
 識字略曉語孟通鑑無褻狎之語拮据治生手足胼胝無倚傲
 之容雖非沮溺丈人之流亦農圃中能自立者子遭亂廢棄杜
 門裹足中有不得已者世俗之人互相其詆欲避言避色而不
 能陳叟與余非有生平之素臭味之合乃不厭棄每令子淹留
 州月把酒慰勞此其胸中自有所存也子之志可謂可謂人
 亦何必於富貴乎

感恩

府君以一朝小忿擢大賈之鋒而卒免於難者楊公一葵何公
 鳳翔以無稽橫逆之加幾陷大獄而亦卒免於難者吳公嶺此
 皆寤寐不忘世世子孫而義無窮者也已見世德錄至於改革
 之後擠予於厄幾破碎其身家而漫不相知之人力為手援得
 延喘息而免無市恩居功之意者尤不可以不載謹錄如左
 鄧掖掖維垣郡諸生以言甲於他時稱鄧十萬為富所累承役
 織造府以言生而游言中貴亦改革後新政也一日開報堂長
 掖掖見余其言然為四稟中貴為此係孝廉江南名士也
 何故知名其言中貴聞報如此余實不知為何許人掖掖
 再四顧免其言許諾次日移報部院掖掖復稟謂昨已免免今
 仍報則言流將與機匠為伍且此生家計清涼何寬何贊陷
 者苦海乃為除名事聞余卒見董廉謂余問掖掖生平未嘗識

面何故脫余湯火掖薇謂文章中曾識姓名避難小桃源朱氏
時曾路次一揖余問誰構此阱者掖薇笑而不答余生平無積
怨深怒於外不過以口語得罪乃竟中此奇禍蓋此役一承非
俄傾數千金不能辦又非狡獪有智計者不能與宿奸老猾爲
伍掖薇長首竟以此役破其身家而余賴掖薇一言今猶足辦
薪水將何以報掖薇哉

國變時余避亂蘇村家難忽發誣陷予於張部院部院批發張
旗鼓予不屑囚首垢面俯就理次兒戾欲隻身對簿爾時浙
省初破官府威焰迥異平時難以轉圜其間奔走匡襄得以次
兒得罪而免予於辱者縣隸唐氏實未嘗一晤亦未嘗有分毫
之覬覦也張旗鼓爲部院所寵信尊嚴若神次兒對簿號呼辯
析聲淚迸咽旗鼓俯聽不置一語亦絕不出余姓名止以聲色
相加儕類叱咄謾罵而出此一唐一張一屬輿僮一屬殊族無

交而脫余於厄似有不可解者余所默然戶視者也
方外

余年二十好觀內典然未嘗有各僧古衲其證無生也有迴泉
老人者戒律精嚴窮年不出戶牖余慕其人脩刺往見晤對片
時自言曰老人賢名其中老人向不出門言此二字以當回刺
已而與同寢食者經月矯矯自好言動以禮設一瓦爐自朝至
暮焚香不絕有玷泥其香者怒形於色自奉其薄不設鉢鉢嘗
自攜其飯自奉承此物何用也蓋魚聞念佛聲卽浮動池上
爲說法也夫一人以自奉一鉢相供曰奉充足統迴泉厲聲曰
足統可置凡上座僧地不受余讀古撰村人山迴泉過訪余愕
然謂老人向不出門何故至此曰余年七十餘大期將至恐不
得子孫爲余設几筵受畢臨收壞家風書此是余故廬今送骨
歸山死後一棺投諸大海何其清淨余守嚴多年今來惟以藏

事相囑無忘余語入山四閱月跌坐而逝余送之入塔同時有
 密雲者唱提臨濟宗風歸者如雲初見謂余無明太重無明即
 儒家客氣也諄諄勸余寬大謂我能容人則人能容我余是其
 言然習氣深重老而卞急如昨余雖游心內典絕口不譚禪謂
 人各有本色退之之高不在闕佛子瞻之妙不在譚禪若吾輩
 借禪以文其陋禪復借吾輩以高其價互相援引豈大丈夫事
 哉故與密雲數數相對清言而已密雲亦不以機鋒相援引一
 日茶話坐客紛紛欲以密雲鑄入臨濟宗譜議論未定密雲問
 居士意云何余謂佛法余不解但儒者有益棺論定之語和尚
 臨濟以後代兒孫自然歸仰若分毫未契今雖人語恐難逃
 明眼也密雲撫掌大笑余言住金粟風波四起游其門者苦口
 難出余謂出家兒何雲野鶴寧效青猿棲樹之戀耶密雲更被
 而去後密雲以書遺黃海畔

三進不復處惟元皓居士能以道義相成至今念之昔淵明至
 廬山聞楚聲帆愁斜欲去遠公偏招之入社豈別有取於北轍
 之外者耶密雲見地超脫風範端凝者恨未盡輕於授遂成
 濫觴孰拂談宗者如麻似粟風斯下矣雪喻蕭閒脫落有散僧
 入聖之趣嘗謂余曰人須自得身家輕方可學道如來出離世
 網無不為是若有所牽難說道箇字是也假如在家父慈
 子孝兄弟弟恭不私己不害人家非佛之所怪雪嶠首肯此言
 密雲龍象皆遊於其門而不與首密雲授法三峰後遂操戈入
 室爭持不已雪嶠常扇扇而當時眼暗今日爭怎麼回首時僧
 徒林立安前付法雪嶠取拂子投烈火奄然而逝津踪詩僧也
 少年放浪不簡父說以知地母告之故即望空稽首別其父
 而出茹髮入餘杭山棲一上殺祠乞食度生絕不知念佛誦經
 為何事如此者三年一日間講楞嚴豁然有醒以偈呈講師講

師許可向固未嘗識字也自是工詩善竹石蕭然有塵外風致
結茅烏石峯題曰巖艇俯覽西湖諸勝一巨室利其居多方媒
葉萍踪知其故信步出門不置一語自是往來湖山無定居矣
為人坦易謔浪笑傲公卿不顧也年八十豫為一觀人勸之造
龕臨了便於趺坐萍踪笑謂余生前懶散終日臥床上死乃起
而坐耶其真率解脫若此余讀書靈隱與之遊往還者十年陳
無懷杭絕諸生也以明經為江右藩幕嘗篆江都流寇充斥率
兵捍衛為當事所忌拂衣而歸俸餘止二十金而已間與親友
宴會見其言動狂恣不遵禮法愀然曰吾薄游十年風俗頓異
此非吾快遊之地也吾其適矣遊徑由天目兩峰三竺之間
各泉幽谷無不搜討歲丙子相遇於靈巖每飯後携手出門坐
山巖觀日月出沒雲霞變態悠然忘返如是者經年已而訪之
於天目大雪嚴寒拂曉煖宇相視而笑者經月當無懷之棄家

長往浩然不顧其太過國樂室風聲鶴唳求死不得無
懷乃嘯傲泉石間若不知有漢者而後服其幾先之哲也年八
十端坐而死不入城市者三十餘年余為作傳

有舊游諸君大約萍水相逢遂成契合亦有故人知君君不
知故人者非指天定盟謬附金石作世情俗態也故其交亦
無大弊閒中叙次如與諸君相揖讓亦自可感時庚子二月
三日書於梅花書屋吾年益七十有二矣

君子所輕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不為不欲是良知無為無欲是致知所為所欲是物無為無欲是格物

或謂陽明學問近於禪事功難於禪事功但論是不是不必問禪不禪事功但論成不成不必問禪不禪

今人開口輒曰某人能事不知所能者何事孔子以事君事父事兄先施為未能則所云能事者能此云爾此外吾不知之

宋理宗無子欲以忠王傑為太子問宰相吳潛潛曰臣無彌遠之才忠王無陛下之福按忠王乃理宗同母弟之子於倫序最順不知潛何以作此刺心刻骨之語忠王後為度宗

謝魯直曰理宗先識大體君子取人先觀大節由此言之人處其友間不為其利而為也

趙彥直曰催科不為其利而為也 催學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

一時服為名論蓋以撫字而催科則催科自不擾為教化而刑罰則刑罰自無差

宋理宗嘗言國朝以來過於忠厚宰相誤國大將敗軍未嘗誅幾要在人君擇相相當為官擇人慈賞立乎前誅戮設乎後人

才不出吾不信也理宗此言中嘗有然信任史彌遠丁大全

賈似道權移勢去境上日蹙則亦徒有其言耳

原之論也
問曰理宗更有何相臨却五倫更有何道
人論從事學問每日晨起梳了頭沐了面整了衣冠便悚然動

念今日從新做人起方有長道
當官須令人可親貧賤須令人可敬

市井中以真實行之則市井亦成道義道義事以詐偽行之則

道義亦成市井

儒者單論現在釋氏好譚過去未來以其事涉渺茫可以恣其放誕故愚者信而智者亦未免墮其雲霧

釋氏之於吾儒止多一轉語如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釋氏則曰一歸何處大抵皆此類反生枝葉矣

六經垂訓無非要人循規蹈矩保世傳家絕無一高曠越俗之語

出必告反必向此六字極是平常然一不遵守則踰閑越禮忘文蔑君之漸從此而起

金剛經言佛為欲利王割截身體並無入我諸相其言尚悅難信今觀史冊古來忠臣義士寸斬鬻割罵不絕口此豈有人我諸相耶佛言何足奇也

東坡守杭世稱風流太守世俗之人不過謂其禪悅詩情流連

江水有超然之致耳予所謂風流不在此當於大節觀之謂磊落於出處之間慷慨於死生之際無絲毫傾避如風之過如水

之逝是之謂風流耳區區吟風弄月不足慕也

晉元慶曆之間元昊叛河西兵久無功士大夫爭進計策王

德用兵自奈何紛紛兵法不知是也德上畏愛而怯者勇勇者

不顯以吾可勝因敵而勝之耳豈多言哉此可謂要言不繁凡

事類如此

范文正公居洛有倦飛之志予欲為買綠野堂文正曰唐時如裴晉公者有幾日據有其地此心何安寧使川牧他人有之在哉不可於此可見古人一事不苟立心忠厚之至

道學之情正不在多處見吾鄉先賢張無垢為禮部侍郎時吏部郎官黃元功者無垢鄉校師也相與甚歡一日元功過無垢慎憚不作一語良久曰某人文字公豈當作耶無垢曰公誤聽

矣實未嘗作元功曰是公職事邇得不作無垢曰幸朝廷不以見委某亦不問元功忻然而別少頃送茶一夸橄欖十枚曰適所云文果不作吾甚喜偶家信至有此二種用為一笑古人交情風味若此

以心為師與天為徒

季札掛劍子胥投金死者亦有何知不過自明其心而已此謂自慊

事君事親當視於無形聽於無聲齊家治國當圖難於易為大於細此即中庸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真切學問

保持身家也須先立有勢令人無覬覦之心若事至而後應之則晚矣

誠實之人之死靡他忠臣孝子皆從此一念做起

順以動天地如之斷而行鬼神避之

而湯武有救天下之心未嘗無此天下之意漢高祖亦有取天下之心亦未嘗無救天下之意

身助金以滅遼又助元以滅金識者非之大助元滅金可也金固宋之仇讐也助金滅遼不可也遼宋之與國也

東坡云人言眼晴上一物者不得動也如求食而物不可着此言可為大度之語矣然一得此言以致宋光庭之輩忿

然不遂有以當之歟而即此一人之媒藥固知言之非難

矣

小人不得不去傾神化安民為

太后晏駕哲宗年十八九矣此八九年之間朝更暮易惟太后與諸大臣為政哲宗袖手旁觀曾不得與其末議此其憤懣不

乎已非一日特候太后晏駕而發耳使元祐初年太后主持於上諸臣異費於下一切變更與昔宗互相商確委曲請命若一出自上裁者則諸賢無專擅之迹哲宗無孤立之憤群小無乘間之隙國是不至潰敗决裂開無窮之禍惜乎當日諸賢日擊時艱急於變法以匡國庇民為要而於肯綮之際竟不暇詳也

澶淵之役許以歲幣可也不安定南北兄弟之名蓋歲幣漢唐皆有之中國之體統尚在自兄弟之名起因而為父子因而為君臣雖是則置不可收拾千古之隄防潰矣

古語云骨利幹於彼物諸部為最遠晝長夜短日沒後天色正賊意乖脚方熟日已復出此似別有天地當問諸格物君子

宋初賊吏猶存其舊致任官給俸引年此賊吏典型當百世遺守

人遇暴主勤敵死生在呼吸之際猶思為忠臣義士垂名千秋今飽食煖衣優遊太平乃好為狗彘豺狼之行何也

唐太宗以太子託李勣而武氏之禍成於勣之一言武氏篡位勣孫敬業稱兵討逆事收滅族時勣死已若下年矣斷棺戮尸得自家事一言非徒滅唐亦以自滅報施之巧若此

只被禽畜害其下手工夫不過牧牛覓驢而已

管軍親疏內外是人家三鐵門限決不可踰越混亂

人可以無財不可以無用如耕耨之具樂器之類人可以用無德不可以無恥

人不可好名又不可不好名好名則生事不好名則無恥遊息可以養氣念佛可以清心此亦下學上達之旨

禪家云一回吃草立驚地拽將來牛不吃草則死拽將來何用以食蒸之吏治愚儒之比是使狼牧羊也以畏懷之吏治狡猾

之民是使羊牧狼也天下何因而治乎

延師傅躬稼穡清租課完賦稅供祭祀五者治家要務

天之生人惟庸愚多則世界太平若豪傑林立則紛紛多事

王右軍杜工部皆具經濟之略而不大展於世一以字顯一以

詩名後人遂不能知其懷抱

儉以養廉謙以制禮此修身治家之本

饑飽寒暑勞逸調攝得宜便是養生妙術

學問莫先存誠存誠當自不妄語始

唐高宗幸蕭淑妃王皇后忌之知高宗屬意武氏納諸宮中以

奪淑妃之寵武氏陰鸞既得幸反譖王后王后同淑妃受骨醉

之禍後唐郭崇韜為群小媒孽懼禍及身勸立劉后以自固其

後劉后竟殺崇韜上君子失意於君親但當引罪負愆靜以俟

之若用權謀播弄本有不立受其禍者

吾人讀書不必時時吟誦不休間中靜坐默有理會即是學問

朱子曰半日靜坐半日讀書行之日久不患不長進也

陰符老易作用自殊鬼谷淮南終難持世

子嘗言三教聖人大端不過勸儉兩字友人不信予謂非禮勿

視四句勸在此儉在此友更茫然此所謂索解人不可得

夙興夜寐灑掃庭內此語該核甚廣卽以灑掃二字言之凡到

人家門庭灑掃凡案款邪更不必問其他矣

李臨淮臨陣被刀於鞞曰戰乃凶事吾大臣也不可辱於賊文

丞相親當前與博羅爭辯之後可以死矣乃復檻車赴燕食

之樂三年引頸以受仇敵之刃豈意將有所為耶豈未見王炎

全之文耶

人當以志趣為主故子夏先言賢賢而後言事父事君未有志

趣界汗而能為忠臣孝子者

世界茫茫冠蓋如林只無恥二字盡之無恥只是為利
唐末藩鎮跋扈大半庸奴惟李克用父子抱英雄之略慕忠義
之名若得賢相為之調御驅策四征不庭全忠亦當弭耳自効
諸藩之亂可坐而定也

宋之亡忠臣義士比肩接踵唐之亡寥寥無一足觀者此非太
宗之培植不厚蓋因藩鎮星羅才學之士各游幕府巧其餘潤
絕不知有君父之尊一統之義朝廷舉動又不足以懾服其心
正如東周之君擁其虛名寄食一隅何嘗有忠臣義士念文武
之深仁厚澤一鳴其不平哉嗟乎周亡於封建唐亡於藩鎮秦
始置郡縣網維在手始皇一生性此是為百世不易之典
神門以布施為六度萬行之首蓋以恩愛難割嗜慾難忘破此
一關脫離世網星礙身心安泰潔淨方可講修行二字故棄捨
父母妻子甚至不愛頭目腦髓忘人我諸相普度一切是名真

布施今以布施二字屬空言男信女今日造經明日塑像多
方引誘少不遂意互起嗔心是布施貪嗔痴之本乃諸惡業中
第一罪障也可不畏哉可不戒哉

相原作離嗚按泪羅以死太史公謂其與日月爭光而通鑑不
載一字殆不可曉

古人文字有必不可刪者如樂毅報燕惠書其忠愛與出師表
並陳而文章過之崩通書之激揚反覆之士讀之亦為流涕太
史公全載其文不悉刪削世之生平儼然在目通鑑綱目
微其簡便不得已為之刪削非獨文章卑弱殺之精爽亦無從
見

讀書不可執陳見執陳見則心為塵障不可無上意無上意則
心隨物轉

王實甫作西廂以足點板板欲穿其妙處全在不用學問句

句是兒女子恩怨爾汝之語情辭欲絕終以草橋驚夢如夜半
聞鐘令人醒悟關漢卿續貂添足失其旨矣
朋友之道衰而君臣父子之倫薄

湯海若四劇嫵艷淋漓千古絕調想其人風流儒雅非氣節中
人爰考生平江陵秉國欲羅致門下計偕時令冢君修刺相候
海若竟不一晤亦不往答竟至落第李脩吾為漕撫移書延引
竟不一往答書曰吾與公等比肩事主老而作客非所願也如
此風骨嚴冷孤峻視詞賦若兩役人固知士大夫平居議論嚴
峻侃侃不足信也

項羽之殺義帝彼項惡名為漢高口實假使義帝不死漢高有
天下將置義帝於何地耶

漢高至南鄭將士多思歸道亡韓信以漢王不我用亦相率亡
去子謂信之亡詐也楚漢成敗籌之已熟矣漢而亡將復歸羽

此項羽以老死于信不亡則何不追何不追則不得
其為大信故曰信之亡詐也

五代時周世宗最為英武應機決斷用人意表并丹雖強時時
其為大信故曰信之亡詐也

其為大信故曰信之亡詐也

其為大信故曰信之亡詐也

其為大信故曰信之亡詐也

其為大信故曰信之亡詐也

其為大信故曰信之亡詐也

則不禁緣

漢唐宋皆有相因之弊政至我太祖皇帝掃除殆盡可為萬世法不內禪不易后不易儲不加號不改元不封禪不築策聽政不別置東宮官屬皇后駙馬選諸民間外戚不與國政不和戎不賜姓至於宦官朋黨與漢唐宋同受其毒此後代流弊非我太祖論謀之不臧也

孔子時記論語者五十餘人其言易簡切實無一高遠之論可想見當時宗趣至子思作中庸高譚性命孔門之家法一變矣而後初人中國亦止四十二章極其平實後來汪洋漫令人

不知死自武后時人至病死尚復嬰耶之意右軍以一死生為

此其所以為樂此非了達生不如死自武后時人至病死尚復嬰耶之意右軍以一死生為

此其所以為樂此非了達生不如死自武后時人至病死尚復嬰耶之意右軍以一死生為

此其所以為樂此非了達生不如死自武后時人至病死尚復嬰耶之意右軍以一死生為

此其所以為樂此非了達生不如死自武后時人至病死尚復嬰耶之意右軍以一死生為

其此便是盡忠報國

國朝二大異事建文遜國仍歸大內睿宗北狩復辟八年殆亦我太祖詒謀盡善之報耶

國之亂也必自上而下自內而外及其亡也必自下而上自外而內語云蠹蠹食木木蠹而蠹亦亡今之蠹蠹此木食蠹飛至他木木不盡蠹亦不亡可為痛哭

無事為福有年為瑞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是道安得有魔有魔即非道

如來佛出世魔由見圖滅佛法各出一技如來了不為意最後

魔由見圖滅佛法各出一技如來了不為意最後

了敗家好臣誤國即此類也

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三復斯言令人

涕淚

不殺生亦不殺生不殺殺亦不殺殺

類事齊隆之說出於野史乃湘潭老僧所造世以為新奇遂傳

其說使千古禪讓盛事竟淪賤昧死有餘罪

陽世作為逆天害理皆惡爾快開報應往古來今放過誰欲知

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來世因今生作者是雖涉佛家因果

之說其理昭然不可掩飾

國家之難之際肝膽相照忠臣義士時值清寧腰金衣

紫衣此亦不負其德也

論問近來貞烈之婦地有幾思臣義士安寧絕響此何以故

對曰想此亦多災除害之象

孟子云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老子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則

人之所為禍福人自禍之禍之也

語云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則人之所為禍福人自禍之禍之也

語云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則人之所為禍福人自禍之禍之也

之人權衡剝決不立意見不徇愛憎惟以理為斟酌耳

漢高祖當太公危急之際以分羹拒羽而人不得以為不孝宋

高宗以父兄之故屈萬乘之尊稱臣稱子而人不得以為孝

語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松栢不言下亦成蹊否

趙清獻公問司馬溫公曰有人笑我罵我欺我則我如何溫公

曰忍他避他憑他從容看他看之一字最毒似望他蹉跌以快

吾意有類於仇薄欬刻之語然消長乘除自有定數福善禍淫

到座不爽固不必與之校也

人當得意時益加謙讓收斂行善積德戢下懲奸愈有受用易

云天道無私終老于誠持遊易明云千罪百惡皆從傲上來傲只

是白頭一命終則益而覆矣

王者功德莫大於禹至少康而國統幾絕者四十餘年天道幽

渺其可問哉

老子虛心實腹弱志强骨八字以此為學則學有成以此持身

則身不浮以此處世則世莫能擾

有求為聖賢之志方可與其學精神思慮凝聚融結不知有他

方可謂之志

作文之法在起承轉合傳神之要亦在起承轉合曉得此法以

為之則而加之氣勢筆力自雄法自堪不特弗然辭雖工

亦無益

司馬溫公問司馬溫公曰有人笑我罵我欺我則我如何溫公

曰忍他避他憑他從容看他看之一字最毒似望他蹉跌以快

吾意有類於仇薄欬刻之語然消長乘除自有定數福善禍淫

到座不爽固不必與之校也

人當得意時益加謙讓收斂行善積德戢下懲奸愈有受用易

云天道無私終老于誠持遊易明云千罪百惡皆從傲上來傲只

為已有利如之何

替嬰殺人臯陶執法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此真情法兩盡
權不失經矣假使替嬰欲以天下與象象欲有為於天下則如
之何

高皇帝臨御三十一年雞鳴而起昧爽而朝日

以精神與天下相應盪窮鄉下邑無不周到用致太平及於後

世泄泄膏膏不能發憤振作眾怨親離能不載胥及溺乎

世子力行忠恕無一事忤人而放流之論誅惡實深南容三

復自求之無一善焉而拜皋之喻懷感無盡

人而戒者操持固執而聚而不散湯翁聚則致用必多散湯

則幹旋必少

不可無濟人之心不可有濟人之名無此心則易為坐視無此

心則易致害人無此心易失本心况此心一滅則賊恩傷義不

可常致也怨死樂此名則勝心易生而人不見其恩矣

此身在天地間自始自終是人

父子兄弟夫婦原是 間人趣不知人何故自走入愁城墮落

此身之來出入意外全要處置得安縱有世道父子兄弟輯睦

行司無事

此身之來出入意外全要處置得安縱有世道父子兄弟輯睦

行司無事

此身之來出入意外全要處置得安縱有世道父子兄弟輯睦

行司無事

此身之來出入意外全要處置得安縱有世道父子兄弟輯睦

行司無事

此身之來出入意外全要處置得安縱有世道父子兄弟輯睦

行司無事

此身之來出入意外全要處置得安縱有世道父子兄弟輯睦

人無確然求道之志則正念自懈無惕然訟過之心則邪念自
多

作文最貴景中生景如層巒疊嶂切忌頭上安頭如累棋架屋
子孫固不可忘祖宗忘祖宗則無本尤不可恃祖宗恃祖宗則
無志無本則澤不長無志則德不立

雖死一榮使與歸就逆則當時羽翼已成官府深嚴何事不可
為而必於殿廷之間諸臣侍立之際甘心赤族而不顧斯亦愚
矣但士庶之家病勢危急延請診視再四斟酌不敢鹵莽今以
此處草生之草使公麼小人憑爾嘗試在朝之臣大壽之官不
問其所思何病所用何藥所據何方藥之與病是否相安輕進
誤投等萬乘於并危視生死為兒戲有此事乎至於龍馭賓天
四方駭愕萬口悲啼斯時不必問其果弒與否就事論事便當
誅匹夫以報天子殺一人以謝天下而乃頻煩賞賚養疾還鄉

定罪抑其酬德報功此何益也
夫時廷之變朕難以輕議至信不
可動所以得進身之故俱置不問

得史似有定安可執一己之物以為我有亦
之勢以為可謂品貴了晉公治陽楊景宗為督役

公欲嫁女令銀工龔美
妹婿向所造器皿仍歸
夫來無常而得失前定者乎推之

孰知車夫而受漢室者曹氏也司
馬氏也劉裕為
北方穴而受晉室者劉裕也天下事大率類此

世人不悟止觀目前紛紛爭競不知所爭者竟誰與而誰受也

抑知所與所受者自有在也

無名萬物之始矯矯求名徒爭螭角美利不言為大學學圖利

徑竟蠅頭

知足常足無逸永逸

著意遣魔便為魔障外身求道即與道隔

唐詩婉轉隨兒女辛勤做老娘為民牧者當三復斯言

治國治家先須立一規模規模既定然後可以作事規模宏遠

自然享用長久若志氣卑瑣徒能校量於升斗間者雖家積巨

萬不足多也只好外觀粧模做樣而虛張其聲名者止可欺眩

俗人耳目所聞者豈在是哉

夫立夫家書萬卷常有一讀不再讀之志如以若泥若浮之精

神而欲其久而先則痛癢不親滋味安在

欲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非識不通非學不成

讀書心要死心死則工夫切實與要蒙此蒙則精神發越

神色之煥壞人不淺不可不慎倘或於此破因自身喪志敗

類無所不至矣然漢武雖才華冠世而終以弱國自守喪志敗

有中原亦非忘情於神色者也雖其作爲不能絕正其樹立

亦自有在亦非以神色而喪敗也故人主不能奮發有德優柔

事或恃才剛愎貪殘橫行終皆必至於亡如夏無好色殷無

如也無西施楚無鄭與其國亦不能久存而不亂周自東遷

以後其五虐為奇象東西不能自給非有德也之娛日漸奄息

而後其五虐為奇象東西不能自給非有德也之娛日漸奄息

而後其五虐為奇象東西不能自給非有德也之娛日漸奄息

而後其五虐為奇象東西不能自給非有德也之娛日漸奄息

而後其五虐為奇象東西不能自給非有德也之娛日漸奄息

而後其五虐為奇象東西不能自給非有德也之娛日漸奄息

也使人行其所易而無懼其所惡此治之道也孟子謂楊墨為命獸而此意

軍少者論其所以動疾取勢以虛和取韻文章亦然動疾如關公提大刀騎赤兔馬騎行千里虛和如西子淡粧濃抹捧心而

入吳宮

會與秦國無師授如不出戶而欲出乃師金吾兵曹錢唐郎

不謂其樂味長也亦謂形同孤蓬自振路沙平飛余師而為故

也而之狀未知郭兵曹有之乎懷素對曰似古錢脚為草書堅

之區真卿微笑經歲不言懷素又辭去真卿曰師豈無言以

折之路一自然公曰此中妙代不之入可謂聞所未聞之旨矣

人謂以父母為念自然洗玉捧盃不敢非禮矣

世帶微蒙放曠達為高李品陵曰不達則白不達不達則白非

行也者雖過亦不覺其高李品陵曰不達則白不達不達則白非

以管仲小之參差而師徒庸庸自相尊傲夫猶沙礫食自然間

自會諸子他無變化技術可以感常人之耳目無重威大勢可

寺行遊集

大福必大機深禍亦深

潛龍以不見成無非其時而有為取禍之道也

盡心則白及無愧平心則與世無偏

孝友立身之本勤儉治生之本存勤儉而不孝友者矣未有孝

友而不勤儉者也

世無不孝不弟之禪師亦無不佛不祖之孝子

聞人善則疑聞人惡則信此機障後機也

子傳詩有云為愛青山好不向青山睡近來曹洞宗放誕西湖

歸齊宗待維嵩山各選勝地出其始選楞嚴經曰變大地作黃

金境長有為酥酪禪宗僧盛青山綠水添為泥則可飲可食

王存寶借如窻為風聖之言固非正論然亦未為大非也東厨

同命凡家之大小內外一言一動無不自擊不獲罪於神即不

獲罪於天人之舉動不思義理方能如爾如爾未可易言也

世俗贊賞人輒曰能事請問所能事不過度施變巧於搜金

耳吾所謂能事者臣能事君子能事父竭力致身能無不盡方

謂之能此外更有何能更有何事世所謂能人輒曰不知死活

世間苟而總是死活兩字苟俱知死活則不致用兵知死活則

不致行醫知死活則不殺人堯舜之禪讓伊周之告老不過知

死活而已

待軒先生為游島七名儒天下之士莫不想望其丰采而先

生則介自好不肯交交一人故其不出戶者數十年其平日

所與游者不過二三同志其學好古敦重而已人或病其門

庭之太峻而先生勿傾也先生博極群書尤深于理學所著

述自易記詩記等書大抵不事人知而自為其所以傳者真

所謂淵然有道之君子也今讀其待軒隨筆似不恨我不見

古人直恨古人不見我自身心以迄家國天下無不得其肯

待軒先生為游島七名儒天下之士莫不想望其丰采而先生則介自好不肯交交一人故其不出戶者數十年其平日所與游者不過二三同志其學好古敦重而已人或病其門庭之太峻而先生勿傾也先生博極群書尤深于理學所著述自易記詩記等書大抵不事人知而自為其所以傳者真所謂淵然有道之君子也今讀其待軒隨筆似不恨我不見古人直恨古人不見我自身心以迄家國天下無不得其肯

祭而中其膏旨有補於世教良多矣余亦酷好著述讀先生
 之書不忍去手但以不獲親承其緒論為憾然而先生之性
 情風義已滲注之無盡傾倒於語言文字之外矣裔孫無逸
 持先人手蹟屬余遂不揣率筆書數語以誌佩服云辛未夏
 日語水退翁勞大與謹識



修身治家人門時不要放差了教
 王子春日書

人愧使人愧有味
 令彼在我論兵中纔見學問

戰勝於廟廊之上若徒決策於疆場之間豈能一一而應

黃玄龍云智足以籠衆而不舞其機權明足以燭奸而不形於
言色此仁人慈憫之心大人厚福之相

應世於謙處極得力以不觸物故對境於澹處極得力以不粘
于故

世途自險我心自夷履之以夷而險者以莫由而自隕人謂自
愛我心自一應之以一而變者以無對而自銷

張善沖云聖人見利思義吾只是見利思害

非險云道理只可自細不可以此絕人若遇橫逆則彼已沒道
理了我復以道理絕之是非人我互相攻擊亦五十步笑百步之
謂耳

趙菴云吾只見酒吃人未會見人吃酒

起世要遠一眼直看到交趾國裡處世要大一口把世界吞

在內

世無情云凡云妙者只是笑當可中節假如此處應有門就開一
門以便是妙若應有而有不應有而自非妙也

世之妙其妙在人自覺自悟上君子大用不愧四海小用不愧
一室

世之妙其妙在道場為人鄙陋則焚香焚香俱屬

世之妙其妙在學問

世之妙其妙在學問我者學用須當行不如我者

世之妙其妙在學問命能為人續命可謂士矣

世之妙其妙在學問以其近而忽之觀望甚熟窺伺常密一有忽畧

世之妙其妙在學問便是學問功夫涉漸處

世之妙其妙在學問重僕給使令是矣勿多勿俊勿點勿受其愧獻有一於此則我

世之妙其妙在學問

為彼用夫主實用僕而翻見用於僕禍亂之來恒必由之不可不慎也

童僕工食切勿短少我使之無凍餒之憂而後禁其攘奪則棄易明責其報効則忠易鼓

天下有白反之憂傑斷無自是之豪傑有悔過之聖賢斷無遂過之聖賢

清是做官本分事儉是居室本分事猶守身是女子本分事每見士大夫自矜清貧此何心哉

一縷一拉皆聚三才之作息而成故暴殄者有罪

張君平曰阿日上不可懼高潔之形心意中不可著卑汗之念嫉惡心不可不明嫉惡語不可不忌

坦夷極是好事不可令人存易與之心莊嚴原是好相不可使人起難進之念

是風流快事以清風明月之下經不得幾聲
是慷慨豪舉以瀟灑直浪之極堪不流

是風流快事以清風明月之下經不得幾聲
是慷慨豪舉以瀟灑直浪之極堪不流

是風流快事以清風明月之下經不得幾聲
是慷慨豪舉以瀟灑直浪之極堪不流

是風流快事以清風明月之下經不得幾聲
是慷慨豪舉以瀟灑直浪之極堪不流

是風流快事以清風明月之下經不得幾聲
是慷慨豪舉以瀟灑直浪之極堪不流

是風流快事以清風明月之下經不得幾聲
是慷慨豪舉以瀟灑直浪之極堪不流

是風流快事以清風明月之下經不得幾聲
是慷慨豪舉以瀟灑直浪之極堪不流

是風流快事以清風明月之下經不得幾聲
是慷慨豪舉以瀟灑直浪之極堪不流

簡儉從快意事起才識自遊境中增

趨功各要審自己分量不要眼熱別人更生妬忌之念撐門戶

要算自己來路不要步趨別人妄生捫扯之計

明知這人不善能覆其短道人還為我用明知厥謀不臧不發

其隱厥謀或亦悔心不然變作讐仇立見為害

無心之語或觸有心之忌或實傷心之怨况可橫起風波方便

之事或開爭便之門或讓不便之業况可自生荆棘

專在士人身上討便宜莫到小人跟前挖腦髓

肉敷上討分數便空吃得起分數上討釐數便空吃不起

深居簡出可以省費可以簡事可以養安可以避咎

避風守之謙退其勢莫輕飽舌揚日月而行雖可告天當理

餘地

做人家忌不得俗字細不得要體向三字守家業好不過儉

不過以方員三字

世當於精明中存些渾厚處季世當要渾厚中恰自精明

其人即有恩於我心當感而述當感以甘醴奈累

其人即無德於俗亦可信其可廢毋以吠聲詭隨

其人七情感不在多其德在

作虛舟之想則自漸消漸止

有且日當為之事不可虛度此

泊到處有味此謂

致而依然寧靜如常方云定性

自信小心可久陽和及萬物庶稱合體無虧

途即是仙佛何必別尋仙佛境界平安二字便得逍遙

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卷之九

何庸更竟道通秘訣

軫萬物一體之志慮方不稿隱居之求抱纖塵不染之襟期斯無礙行義之達

君子懷德懷刑正凜悖德之懷畏聖人之言畏命乃嚴無言之畏

蘭芷之氣久而彌芬同芳者堅持其馥薑桂之性老而愈辣定性者永固其操

參詳 為善最樂只在日用倫常為體認作德日休直須隱微夢寐自

遇巖凌謫詬之風出片言解紛何殊炎中沃水值忠孝節義之事用多方贊就勝於錦上添花

勿替事於心中勿着心於事中方謂行其所無事毋人容我度內寧我容人度內度幾亦勿施於人

孫凡法種樹之術培植厚則棟梁且多憐材藥惜朽之心愛護深而重且少

負至德者不和於俗即自居於德高談與亦非自貴自修之道遭世逆者反求諸己遇利人以安人禽獸未嘗謂世化世之心

授受十六字一中能其調道德五千言惟無足觀其妙

心乎一切可乎欲寡諸緣是寡

鏡非求物而物自投空非求飽氣而氣自貫故君子以虛受人車之軸不堅而積車敗用之滲不塗而乘川溺故君子以厚

存物

萬象悉然於此更煩言說一心自然靜定不必着意就空

此消彼長本難內忘已乃可繕已之性前則乘虎如押虎外忘物則忘物之情

善喜神則精爽泰豫而身安集和氣則情意流通而家福

葉公問龍見真龍則走好假不好真浮慕者終屬皮相李廣射虎遇石虎必中沒羽即沒石鏡精者自有神道

石丈下南宮之拜篤好者不知其僻聽能換右軍之書玩物者自適其天

黃弱生曰道學不講也得做人要有此道氣禪理不譚也得處世要帶些禪機

破除煩惱便臻極樂世界斷絕淫慾即入長生法門

徐吉旋曰窮理須常要發疑行事須常要發愧

說得十分不如行得一分見得十分方纔行得三分

好勝之心最害道亦最害事

伴事謀始就是遠慮不是把後來事一一因度

薄薄平平治世如土治心亦如此總是箇無作好無作惡

慎獨一語是聖賢實落處人下手處後來講學者曰主靜曰主

敬曰先立其大總不如此語吃緊致良知乃是慎獨的別名陽

明先生恐人誤認情識作知故特指出一良字來

小人亦是天地間一物決無可盡滅之理但當正己令其心服尤

須虛心令其氣平一涉矜激便動他許多不肖出來

假道學人與梨園子弟何異如此而忠如此而孝如此而節義

短地過真與自己無干涉

無才於人則已如有濟事物則已大

學而具不可說當慎處又不得錯過

人世間科名爵位俱有等級只是為人無等級雖窮巷賤流苟

慨然立聖賢之志行聖賢之事便是聖人之徒彼高科尊爵者

反不能與之崇崇卑也此其人賢不肖之殊也

富貴人有富貴之樂亦有富貴之苦當其苦時求為貧賤人不

可得貧賤人有貧賤之苦亦有貧賤之樂當其樂時雖富貴人

不能及然則厭貧賤而慕富貴非惑歟

為善即是福非為善以求福為惡即是禍非為惡以召禍為善

者當其心廣大油然渙然其寢于其覺徐徐非禍而何為

惡者當其盛氣憤盈沛然焦然坐不安臥不寧非禍而何

言數不言理則數無主宰是君子無立命之學也言理不言數

則理不圓通是君子無知命之學也盡其在我聽其在天則理

與敬兼之矣安于數亦即是理

心靜則理自明事會則心自靜欲寡則事自省

主靜之益無窮好動之損無方

人于不常為者為之尚知慚恨其心猶未死若自喜為得計則

良心亡矣

德施于人而不求報即是天地之心逆加于已而不與較乃是

聖賢之學

出處不染塵易居塵不染塵難

涉涉惟善不故不洞華岳惟能靜故不崩處崇高滿盈之勢者

不可不涉涉者

聖人至理事全於心衝口出之言是道妙而非言也隨事應之

是道也非行也修學以窮理

道不能出以善言之用則心不能通以學觸之則道學非止誦

道之謂也自說自道則道遠以至窮神知化無不是學

道者道之之心也其功亦甚嚴不然舜何

以化天下也禹何以能平天下也孔子

何以化天下也人不是悟道點意思在胸中會而時便不覺杆格

傷我之謂道氣亦不要見得我的是身心上種種差錯都從自

是心身出

人身上精力人人感知保惜他獨有一個心全然不肯保惜將

他來千磨萬折計得計失恐懼憂患躁煩憤激筭計入秋毫之末纏繞無日夜之休豈知心機竭盡精力亦銷到爾時心機將安用也哀哉

趨利避害亦人情所不免但止從利害上計較卽是邪念須從本心循理上省察克治循理則吉不循理則凶

自任聰明人便是極沒聰明人自任學問人便是極沒學問人聰明須收學問須藏

詩曰生云充無欲害人之心行可以告天之事聖賢道學如是如是

牙元忠云自己要曉得是箇人不與物伍

正心誠意其言曰先生云三家村中亦有小人只勿與之較

而漸以理格之
吳希齊云秀才不結社做官不立黨便有一半身分

目前之事則志遠大之謂深兒女之懷便少英雄之氣

秀才本等只宜閉門學成則千里應之如馳是名場延攬聲氣

豈能知恥卽是上進

少年作進暮經幾日決無成就

人品若從小做起雖宜日之意多一生人品壞矣

惡不在大心術一壞卽入禍門

吳希齊云
明理方是讀書

錢武由曰心最動的
得定最虛的要運用得靈

郭黎曰曰學問自前中流
雲深始有實得

爲學能知一寸行一寸知一尺行一尺自然漸有進步

君子每於人有進中求無過小人每於人無過中求有過一是

長厚心一是刻薄心人品判然矣

制慾如掃落葉愈掃愈多不如從本根上斷截則枝葉不生

學道如撐逆水艇上一篙活一篙須從下手難處儘力一撐方

有到岸日子

陸真如云服物用到舊時愈覺其可愛

孫宗聖云到老來這箇子要做得好

士人學問行者實而言者虛不務實行為本而惟虛言是求

雖驚耳爽心亦末也然言為心聲或得之晤對或得之編簡

俱關真切學問大裨世教今憶其語錄之巖徒資談柄備筆

乘雋永一時已哉後之覽者將因言策行為千秋永訓云

續筆紀言

言無補而意到筆隨覺有言不盡意意不盡言

敬人之愛者人亦敬其愛敬人之見者人亦敬其見

學問之貴者人亦敬其貴

近而無目前之刑也積善

先自處於有餘故殃慶之

分登一朝一夕之事乎

雖終日在途終是冥行故

字分拆不開

此謂逆來順受順來

更知其為君子意氣未平未可強合明知其為小人事勢相制

未可遽絕此君子與人交亦必權衡相度不敢輕率從違也
君子為善惟日不足小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君子別有肺腸
小人亦別有肺腸

識見欲高操守欲堅器局欲大

以吝為儉以刻為嚴以詭為謙以慢為重以獯黠為聰明以鬪
其為寬大不但似是而非直是以邪為正相去河管千里

言遜可以避咎行嚴可以遠侮

結交官府包攬錢糧破家殺身之本

因產本業也變賣田產而為貿易是廢本逐末也鮮獲有利

勿做劣紳勿做貪時政勿品評士大夫文行

多疑則易為人所惑熱腸輕信則易墮小人之狡術

遇事未定而先為之想其就現在事平穩做去方是實地進修

故君子未位而行亦指現在說凡分外事俱置弗道若治國家

行必先做後治身須從始則終是現在中實際撒下不得

信佛傳三字俱從人位後學一教聖人都從做人起

世間有一種崙崙不微細行之人此亦狂狷之流也於根本處

決無虧缺益論人當觀其大本決無不孝不弟之狂狷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婦順有此十二字家道自然興隆

立身之道不過培植根本去繁就簡修身治家無不如此

一生讀書不識廉恥二字不知所讀何書

立身行已全不在面皮上做自己有些點用心處人不得而知
是潛修直學問

平昔無道義之士未雨綢繆臨事無智謀之人當幾時策難乎

免於金之世矣

有不可一用之意而且然不露方是有作用之人

父兄之於子弟當安命子弟之於父兄當盡性

相傳忠肅于公少年咏石壁詩千鍾萬壑出深山烈火叢中走
 一番粉骨碎身都不顧只留清白在人間採桑詩年年蠶月伐
 枝柯萬木叢中苦最多為國為民都是我任教桃李聽笙歌讀
 之見其胸懷忠直擔荷宇宙之概吾人立身不可無此氣骨
 寡婦之家不可多往以遠嫌也况可因之為私乎豪勢之家不
 可常交以避咎也况可緣之為利乎此等人君子必痛絕者
 宋光宗有疾禪立嘉王起於葉水心徐子宜之謀趙忠定令水
 心草詔序孝宗大漸所以立嘉王之意病無膏藥之人崩乏居
 喪之主忠定不用易為之水心曰禍將作矣立君大事不明言
 其故必有造謠毀謗以禍諸君者水心隨即去國子宜以都司
 因功進官未幾能官以不授節鉞造謗興讒忠定貶死于宜遠
 置水心不以為意實亦不因此功受禍可云見幾不俟終日者
 其始則背誓母而

背女直而從蒙古終則背蒙古而天下遂亡於蒙

二字不可自許慷慨二字不可怪人

其空而慕勢利則指尤讀書人而謀商賈則速資

作善降祥作惡降殃此果報之說聖賢為田夫俗子勸戒故云
 然其在聖賢胸中誰知為善與否分內事豈望報哉救蟻還帶
 如見赤子入井側隱既發勿無他念使聖報而為之神未必降
 之福矣

治生為本司馬公論士人生計是否杜祁公亦以生事
 有無為問益衣食足而知仁義倉廩實而知禮節生計困乏則
 機利害心將有所移而莫可究極以不治生處為高者必有奇
 材卓識確然不愧古人方可許之 治生非好財賈貨之謂
 多藏厚亡老氏所戒有一等人愈富愈貪愈吝無論他日子孫
 守好遺業

受用何如只此目前何苦作牛馬恣利極而害亦隨之

今人誦經念佛何嘗有為善去惡之念不過欲求福免禍耳此

即自私自利作孽種子猶之同名利而出仕欲進取而讀書念

頭一錯雖或顯達終不足重

好惡與人相近者或希就是道心惟彼其去禽獸不遠就是人

心惟產道人心只在一念旋轉之間

學問如雲氣當今日長不日長則日退

如月如日一色備一色作文如釀蜜採一花融一花

其也論云莫道作事公道開口是恨不割君雙耳象捕在人

家却是非莫道作事公道開口是恨不割君雙耳象捕在家

官利興廢此以謂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其也

宋時官制最善者舉進士先除縣令以其可習民情也習民情

便達事理民安而績茂進而敬歷明廷亦無違俗之譏最不

者不待三年考績有數十年間歷三三十三任者其所以

德初二年考績如進士亦除也其遺意情行之久正

職待三年外考績如進士亦除也其遺意情行之久正

實上無第其考績如進士亦除也其遺意情行之久正

位上無第其考績如進士亦除也其遺意情行之久正

流弊也其考績如進士亦除也其遺意情行之久正

禮而往來凡考績如進士亦除也其遺意情行之久正

假物而往來凡考績如進士亦除也其遺意情行之久正

會者其考績如進士亦除也其遺意情行之久正

其考績如進士亦除也其遺意情行之久正

其考績如進士亦除也其遺意情行之久正

其考績如進士亦除也其遺意情行之久正

其考績如進士亦除也其遺意情行之久正

已不能而強為能不勝其任人所能而毀其能自傷其德
 陳暢龍曰易可用享簋三損之時也夏屋渠渠簋四顧之隆也
 於粲酒埶簋八豐之至也知已相招情欣於赴知人肺腑故曰
 相知今民貧俗奢士不率先民何觀法宜率先者正在吾黨不
 兼凡不殺生不演曲不陸博清談久坐歡洽交倍簋極於八葷
 素相間菓樸稱是萬勿羅列使君子登坐默增感嘆
 自古痛譏者假道學然假道學尚欲好名求之今人亦非易事
 士不好名則鮮恥為官不好名則寡廉
 去惡之嚴當猛於為善好善之誠宜勝於嫉惡

孔顏曾孟而後得列聖人之門者自不乏人宋儒專取訓詁六
 經者得入廟庭視聖人之門牆反隘矣聖道廣大悉備貴有體
 有用之學先立德立功而後立言為三不朽非以能言是為聖
 人之徒可置德功於弗道也嘗欲釐正孔庭之從祀以漢唐以

不端方磊落之大臣光明俊偉之名將慈敏廉能之守令正大
 獨立之儒士功業見於一時而行義不媿萬世者雖兩廡之列
 或從其生成之地或從其建功之地或從其遊宦講學之地使
 庶幾為孔子之徒庶幾知聖學之有體用聖人門庭益見為廣

近今為政者必先除弊積弊一除民心之說如解倒懸然後
 言善政善政以漸施則民不煩而事不擾若遽欲興利必用
 重方必用重刑以先服其心則民亦不諒高志而怨心生矣政
 何以久哉

昔者魯宣公十四年春公曰青年妙才高材皆天下第一
 事也今魯國將須變法行備放也失其便急切處不起來前輩
 之相股如此後人豈能多得哉
 凡詩書文自一仙天然撰拙之趣方稱雅妙如以柔媚見長

學問先要有質地質地好則用功易效諸人皆可磨杵作針不能磨磚作鏡

曾子有疾啟手足子張告終呼出聲所謂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 沈麟士年過八十手錄書滿數十篋徐廣年過八十每歲讀五經一過陳瓚年過九十猶勤筆著經史系華十卷人何

可老而不學

慎重名器斯得之足榮使皆可僥倖而得人必賤之

人才莫盛於宋韓琦范仲淹富弼司馬光乃伊萊國散之流亞

韓忠肅飛是方叔各虎之伯仲他如呂氏仍世相業皆有可

謂王氏李氏皆傑出真仁英神之世李綱張浚趙鼎趙汝愚輩

皆落落是為一時偉人張詠寇準之流多不盡其才不竟其

用冠帶以重淵策而移致廢幣非其本意宗澤辛棄疾尤不得

展其志以效李顯忠符離之潰更非其罪乃不復用以收後効

宋史無敘事少識湯臨川錢虞山欲刪定之惜志焉未逮

中國自唐末失山後十六州西失思播至宋又失銀夏南失交

趾及 明時 然此不降之竟乘浪西割燉煌南美收

大甲而 乃失 物之區竟淪於侏儻椎結之俗良為

可惜 門為史所稱若割方輿之內

以 宜皇以全盛乘交而

漢元成擬之然元成當敵

不可沒且古囊飽谷浴鐵數十萬

如大羊執謂 明中葉無偉人哉

大者當時則知是不辱尤當思既權官時則知恥不

得修不得賣不得

見屋梁梁上孫朝

鬼見拍手

卷之九

周家之王非有殊猷奇績不過勤儉忠厚而已及和氣浹洽積
 基深至遂受代商之命享過曆之祚古云太和在成周宇宙間
 泰自自益開基益為阜陶子阜陶與禹稷比肩事主其子孫皆
 君天下或四五百年六七百年之久阜陶之後亦宜昌大故非
 子秦仲世父襄公之為捍禦西戎勸勞王室至穆公孝公幅隕
 益廣威勢日振獨其明作之習流為刻核商鞅李斯之徒將立
 國以來元氣漸削而益始自是遂能取而不能守蓋殘忍酷烈厥
 詐不永豈其祖先刑名法術之學詒謀之未善哉

王莽病在自是法古故學古而誤用之自謂我是周公我是堯
 舜將古來諸美政紛紛具舉法令煩碎耳目混淆是以大亂古
 今殊世古治不可治今猶寒暑之異候寒暑易裝其體不適矣
 其有經術而執意學古其愚而僻亦王莽類也因思古
 之語曰為之事無一可以襲蹈者故云因時之宜無有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即文章書畫亦宜神明變化不
 可拘於形跡前人是夫經濟學術之大乎

君子有才者如張子房諸葛孔明謝安石房杜李郭韓范諸公
 是也君子無才者如萬石君父子盧懷慎陶淵明林和靖諸公
 是也小人有才者如韓非商鞅李斯李斯李斯諸人是也小人
 無才者難以悉數有才者如神龍飛天能雲霄萬里無才
 者如仙鶴孔雀置之園圃足以為飾物豈有才小人如脫鞵
 馬奔蹏馬可以搏狐擊兔負重行遠亦不至於飛揚泛駕無才
 小人則鼠竊狗偷之輩而已矣其能不可易致而仙鶴孔雀
 亦非凡禽之故必也其奇樹之間奈以珍菓園之雕檻
 若畜鷹養馬則多以致其死力慎加條鞭以防其廢去
 然後使之搏狐擊兔負重行遠無不如意彼鼠竊狗偷之輩聽
 其自生自死於天地間不必問也故清階雜秩各花其樹也高
 奇千崖長

爵厚祿梁肉也文法者條轄也劇地循邊則博擊負載之任也自古任人之道不同如此故介潔自好之士而處以劇地困以循邊是駕鸞放鶴而望其獲禽也長駕遠馭之才而列之卿寺閒散之地是藝鷹翅而借馬足也二者均不足以見其長而國家亦不獲收用人之效豈天所以生此兩等人之意哉近世徒慕君子之名而不量其才之長短進名而失實非古人察能授官之義矣

沈自玉云好動意氣者易招殃急須靜斷以理妄意功名者多首難先當動合其宜

事不可為而為必多隱禍言不當發而發必受中傷作事遇著周折處只得下氣平心用錢到關要處何必栖窮告苦

惜財所以保身孰知財惜而身愈不保競氣雖云存體那思氣

而體益不存

李兒泉病甚延陸平齋盤桓以當七錢因評論近代詩文書畫其詩詩曰李獻吉如歐冶試采登城一揮管鄭之頭畢白又似點布置陣如項羽何大復如山龍華蟲黼黻藻繪又如卿雲卷舒亦似畫后妃衣裳皆為雲氣王元美如九價在列五家爭降又似李泉花木間自以李平齋李于鱗如鯨魚吐音吞容錯鏤又似天閣板書和漢書與他家角馳騁之用徐昌穀如尺吹簫玉瑤潔無暇思如符朗之在江左舉止甚偉又似積李縮夜帶初疑其如宋學士如趙充國論兵無非實語又知如隋有扶欄外作錦色方正學如杜夔傳鹿鳴音節樂工不知其音歸太僕如秋陽皎潔明洞高遠又似鶴起雲中鶴遊天表凡羽無繇頤頤之新建如九河分流四瀆越海又似互緯之踞辰次朗然可指土弁州如構木火官燬取材既富締

造更工又似入宣和殿庶器物皆非近製錢虞山如公孫舞劍
器頓挫沉鬱又似白頭宮人話天寶遺事令人慨然其論字曰
董文敏如子房借箸論兵剴切深至時已具赤松風度又似魏
徵嫵媚奕然終不可犯文待詔如孤松獨秀翠柏猶良又如吳
蓉池洛其富貴悠閒之色祝京兆如巫峽驚濤千里遠瀉而波
流曲折令人作覆鼎灑瀨之想沈學士如京洛年少勳中繩尺
王太學如運德捧檟西子擲心又似珊瑚十尺株榦扶蘇儼然
珍貴湯待詔如琵琶等阮心放手調固是太常樂器其評西曰
沈石田如秦華終南奇秀絕倫終不作耳目近隴又似秦秦王
破陣之樂十萬浴鐵鏡歌橫吹以法曲傳之雖雖雅音唐子畏
如雷人入道觀壘幽閉自是富貴神仙文待詔如八音琴瑟足
以酬獻神人董思白如七女避世隱客論劍都不從人間來又
似九疑三湘渺然白遠鄒巨虎如幽燕老將令嚴寂寥又如蔡

父尊尚望而知為三代之物仇十洲如梓澤亭臺錫日妍麗李
長蘅如孫蔡長嘯阮修獨往又如疏篁翠篠峭倚足喜賦中
少陵口書貴瘦便方通神子瞻跋之曰少陵評書貴瘦硬此語
未工又曰玉環飛燕俱輕盈子瞻書故能言書法書以疾勁
取勢以虛和取韻正從一筆內兼有之玉環肥不過豐飛燕瘦
亦不過纖瘦勻停肉好雅情得直自言軟媚正復疏健率更大
唐人以前畫家多以人物鳥獸著自摩詰以後山水始盛行然
北宋猶以鬱林茂密為宗至元人更為澹遠映帶絳外之音繫
表之意令人有不可盡得之筆墨處矣近則文敏工於用墨臣
虎畫論筆法去間烟雲點蒼而皴澗皆有筆畫毘陵老筆紛披
而神氣沈澁滂沛兩家未易甲乙子瞻烟江疊嶂歌於畫理殊
有所得寫生似應尚工好而陳道復沈石田亦以點染勝與其

真而不妙，妙而不真，此蓋以神理論而不以形相論也。

自先聖家語一書與論語並垂，而後世頗混諸家各著訓，以律其後人，是皆原本正心誠意之學，繇身而及於家國也。

待軒先生與先君茂學之戚，而深氣誼之交，觀其持身行己如高山之嶺，立則對語言如春雨之洒，苗文章風采如祥雲之映日也。其循循誘掖後人者，要皆有本。今讀其隨筆諸錄體，詩書之滋味，習穢禱之艱難，無迂語無闕情。以之家居，則為家訓；以之仕宦，則為官箴；林泉者可以詠懷，耕讀者可以力本語簡意長，文顯理切，發從來未挾之旨，為將來不易之譽。至於遊心藝苑而風雅文物之事，皆詳隨適當，更得前人筆先之意，言外之情，先生又為嚴博而能通矣。從甥陸弘定識。

